



# 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吴淑玲

**摘要:**唐代驿路边域诗歌中有不少涉史作品,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特点。与内地咏史诗不同的是,受土地广袤、山奇水怪、民族交融、战争抢掠等边域历史印迹的影响,边域驿路涉史诗歌在与现实交融中呈现出独有的特点:一是在涉及边域史事的诗歌中表达对建立丰功伟业的人生理想的追求;二是在涉史作品中反思国家在民族交流中的边域策略;三是现实生活中的失意者在面对边域失意人或失意事时引发无尽的怨愤和感伤;四是历史印迹中暗传出边域的寥落和悲凉。

**关键词:**驿路唐诗;涉史;现实融入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4)06-0100-10

古代的边域地区大多是曾经的烽火之地,留下了不少残垣断壁、古戍烽燧、战场遗迹,也是民族交往、民族融合之所,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唐人行经边域地区,不免被历史牵住敏感的神经,引发对历史的追忆,边域驿路诗中的怀古情怀由是而生。这些历史人物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功业卓著者,战将如大将军卫青、冠军侯霍去病、冠军侯窦宪、伏波将军马援等,出使名臣如博望侯张骞、典属国苏武、定远侯班超;另一类是人生失意者,如终生苦战不得封侯的李广、远嫁匈奴的王昭君、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等。这些历史人物及其相关事件都在唐诗边域书写中反复出现。诗人们往往将这些历史人物及其所涉史事与现实进行比照,或传递对开疆拓土功业的向往,或传达渴望和平的愿景,或表达对唐王朝的信心和热爱,或抒发失意的感慨和感伤。唐人心目中的边域历史,不仅与曾经的历史紧密相连,更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现实交融在一起。正是中国人注重历史文化

传统,才使得在唐诗的边域书写中,融入了对历史的回忆,让诗人们在咀嚼历史中感受着国家千年不断的血脉,也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和所处的时代。

## 一、融入功业追求的历史情怀

功业追求是中国文人的千古不朽梦。边域开拓者的功业不仅指开疆拓土的功业,如卫青、霍去病打击匈奴,马援南征交趾等;更指文化领域的开拓,如张骞出使西域、苏武出使匈奴、班超出使西域等。这些疆土和文化的开拓者,用自己的武力和智力,为王朝土地的开拓和文化的传播倾尽心血,为中华民族的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后代子孙永远传扬。当唐朝的诗人们踏上或想到这片辽阔的疆域,追思曾经在这里奋斗过的英雄及其建立的伟业,再碰触到自己内心对大唐伟业的向往时,不禁激情迸发,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歌。比如初唐诗人陈子

收稿日期:2024-05-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驿路唐诗边域书写研究”(17BZW006)。

作者简介:吴淑玲,女,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保定 071000),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昂就特别主张沙场建功、勒名燕然,其《送魏大从军》写道: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臣功。<sup>[1]31</sup>

此诗充分体现了陈子昂的学问功底和驾驭思想情感的能力,利用典故和地理常识传达了诗人激荡于胸的功业情怀。首联用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典故,激发魏大的报国雄心。“魏绛复从戎”,用春秋晋国大夫魏绛,借指诗人所送别的魏大。魏绛在晋国统兵带将时,主张与北部少数民族联合,以“和戎有五利”说晋主,后戎狄亲附。这是颂扬魏氏祖先的功业,以激发魏大内心的自豪感,进而激发魏大向祖先看齐的雄心。颔联承袭此意,继续鼓励魏大:现在你们魏姓人又要从军上沙场了,希望能赶上赵充国收复六郡的功业。颈联列出北地边境地名,表面上是指明魏大从军的边塞之地,内里却激荡着策马驰骋、纵横燕山胡塞的激情。雁山,在今山西代县北部。狐塞,在今河北省涞源县北部。写北地地理,气势雄壮,正是要为尾联鼓励对方张本。尾联用大将军窦宪在燕然山击败匈奴之事,鼓励魏大,希望唐人也要在这里建立不朽功勋。霍去病、魏绛、赵充国、窦宪等人建立的英雄伟业,寄托了陈子昂对魏大的无限期望,也传达了诗人的激情报国之心。

王维的边域书写也饱含对功业的热烈赞美,如《使至塞上》。这首诗几乎各种唐诗选本都会选它,传诵度较高,所以无需做文字解读,但还是要强调诗中的爱国情怀。诗歌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平静和安宁,“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的英雄伟业,都是唐人自信的写照。诗歌颔联写边塞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以“汉塞”“胡天”点示边域所在,一出一入,既写边域自然风物的特点,也隐含着诗人的行程,暗传诗人对大唐边域辽阔的自豪。颈联是一幅画面,是王维画笔写诗的典范。“孤烟”,古代的烽烟,用狼粪燃烧,《埤雅》记载狼烟烟直而聚,虽风吹之不斜,应是更有利于远地之人观察烽警。据《唐六典》记载,一柱烟是平安的象征。大漠孤烟,说明唐朝时边地人民生活平安,这是大唐军事实力的显现,是和平生活的象

征。尾联以藏答于问的形式,写唐代北部边域战将的功业。“萧关”,故址在今宁夏固原,唐时这里属于边域。“候骑”,侦察骑兵。“都护”,唐朝都护府的长官。“燕然”,山名,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永元元年(89年),东汉大将窦宪大破匈奴于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这里显然是借窦宪史事,引发对唐人功业的赞美。诗中以象征平安的狼烟写边塞将士给国家带来的安宁,而“都护在燕然”既写战争的遥远,又写边将在匈奴腹地为国建立奇功的英雄业绩。辽阔的大漠、无尽的长河、平安的烽烟、都护的功业,构成一幅壮阔的英雄功业图,使整首诗充溢着豪迈激昂的气概。

高适的边塞诗《送浑将军出塞》,融合了诸多先秦至汉的史事,传达对浑惟明出塞的热望:

将军族贵兵且强,汉家已是浑邪王。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尽用阴山儿,登阵常骑大宛马。银鞍玉勒绣螭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传有沙场千万骑,昨日边庭羽书至。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黄云白草无前后,朝建旌旗夕刁斗。塞下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远别无轻绕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诗。<sup>[2]257-258</sup>

这是一首驿路送别诗。浑邪王,即《史记》《汉书》中记载的投降汉朝的匈奴浑邪王。浑将军,即浑惟明,在哥舒翰幕府屡立战功。诗中称美浑将军的祖先是汉代的浑邪王,旨在高其家世。浑惟明将军是高适心目中能征惯战的将军,高适相信浑将军出塞一定会建立奇功,故而诗人用很多能征惯战的将军进行比附。嫖姚即霍去病,与匈奴交战,每战必胜,深得汉武帝器重,此处指代哥舒翰。哥舒翰在西域征战中屡立战功。诗人预言浑惟明将追随哥舒翰建立不世功勋。李广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带兵的最大特点就是爱护士卒,诗人鼓励浑惟明像李广那样对待士卒。卫青也是与匈奴作战的杰出将领,是在实战中成长起来的,与孙臆、吴起以军事思想取胜截然不同。此诗赞美战国和汉代几位实战将军的事迹,实是希望浑惟明效仿其功

绩,为国家多建战功。结尾再用典,“仲宣诗”即王粲所作之《从军诗》。该诗颂扬曹操西征张鲁取得的胜利,此处用来比喻报捷之诗,是期望浑惟明胜利之后给自己写诗报捷,让自己也一同享受胜利的喜悦。诗中列举诸多历史人物,彰显其丰功伟业,目的是激发浑惟明将军的英雄之气,再创伟业,奏凯而还。诗歌不仅能够激发读者联想起很多历史事件,而且可以看出高适对浑惟明寄予的厚望。

还有一些诗歌涉及古代的出使者,他们以文化拓疆、保持汉节和忠于故国得到诗人们的赞扬,如陈子昂的《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此诗诗题虽然没有送别,其实仍是一首驿路送别诗,诗中昂扬的是驰骋沙场、跃马横枪、开疆拓土的精神:

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sup>[1]30</sup>

诗中这位二次出塞的将军,是诗人心目中的“天上将”,驰骋横行,意气风发;刚从楼兰返回,又向朔方进发,马不停蹄;战马盔甲鲜明,军队挥羽而至,精神百倍;星月是他摆开的天阵,山川是他铺开的地营,有指挥天地的气魄;晚风吹动的画角和飞旌都像是焕发了春天般的色彩,何等精神。结尾说这位将军竟是像班超一样的书生。将所有的意气风发毫不吝惜地送给了一个像班超一样的文士,带给人精神上的昂扬豪迈和英气爽朗。

中唐时期的张籍在《送远使》中,也表达了对所送之人能建立如班超一样的功业的期望:

扬旌过陇头,陇水向西流。塞路依山远,戍城逢笛秋。寒沙阴漫漫,疲马去悠悠。为问征行将,谁封定远侯。<sup>[3]4306</sup>

诗歌前六句都是在想象中描写所送之人征途上的地理风貌、人文景观,表达对远行者的理解。最后以一问句结尾,在追问中激发对方建功立业的激情。结尾所用典故指定远侯班超,《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班超的功劳:“时军司马班超留于寘,绥集诸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槃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

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sup>[4]2910</sup>班超因收服西域诸国而被封为定远侯,后人皆以班超之功绩表达对外交和开疆拓土功业的期望。张籍生逢中唐,国势已衰,但其诗中仍不失功业理想,用“谁封定远侯”的疑问引发对方的遐想,激励对方创建像班超那样的业绩。

再如大历诗人李益的《塞下曲》之三:

黄河东流流九折,沙场埋恨何时绝。

蔡琰没去造胡笳,苏武归来持汉节。<sup>[3]3224-3225</sup>

这是李益从军时面对黄河写下的一首诗,诗歌前两句写黄河的曲折,接着写到蔡琰没胡和苏武持节两事。蔡琰没胡,引发了诗人对东汉末年战乱生活的追想;苏武持节,则引发了诗人对苏武在匈奴牧羊十九年而节操不改的赞赏。“胡笳”,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无论是否是蔡文姬真品,这首诗确实抒发了没胡诗人浓烈的对没胡生活的不适和对大汉故土的强烈思念;苏武“持汉节”更是苏武心中有汉朝的写照。这里的蔡文姬故事和苏武事迹,表面看语言比较客观,情感色彩并不浓烈,似乎与诗人个人的人生情感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诗人是把热爱故土并最终回归故土作为一种人生功业进行宣扬,诗人借蔡文姬和苏武传达出对忠于汉朝、终得归汉的人生叹羨。

再如武元衡的《酬太常从兄留别》:

乡路日兹始,征轩行复留。张骞随汉节,王濬守刀州。泽国烟花度,铜梁雾雨愁。别离无可奈,万恨锦江流。<sup>[3]3548-3549</sup>

这是一首驿路送别诗,又作《送太常十二兄罢册南诏却赴上都》。从“万恨锦江流”一句可知,此诗写于诗人镇蜀之时,其做太常之从兄出使南诏归来路经蜀地与诗人见面,诗人在送别从兄时,从兄有诗留别,武元衡奉和之。诗中的张骞,用来代指从兄出使南诏,王濬则指自己。刀州即巴州,代指蜀地。颌联写从兄出使和自己

驻守巴州。“泽国”句,按照诗歌的写作套路,对应的应是“张骞”句,应指从兄此行乃怀乡之路,奔赴京都,应该是“烟花某月上京都”之意;而“铜梁”句,对应“王濬”句,指诗人在巴州(铜梁在重庆)的雾雨中乡愁重重。这首诗里的张骞、王濬,显然是通过历史典故指代人物,当然也有对从兄册封南诏使命的开拓价值的赞赏和对自己驻守国家重要地区的自我期许。

又如温庭筠的《苏武庙》: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  
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  
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sup>[3]6749</sup>

笔者所知的苏武庙,有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苏武庙、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苏武庙。此诗所写,据“陇上”一词,应为甘肃苏武庙,由此可以判定,温庭筠曾经到过甘肃,但根据目前所知温庭筠行迹,很难判断他到达甘肃一带的时间。武威,是唐代由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站点,在唐人视域中已是边域之地。诗歌首联分点“苏武”与“庙”,写苏武在匈奴牧羊十九年终得返汉,初见汉使时,感慨万千,而诗人面对古祠高树,也有年代久远的感慨。颔联概括苏武牧羊十九年的生活,“云边”句写苏武望雁思归而不得,“陇上”句写苏武经陇回归,将如烟塞草抛掷身后,这是一写胡地一写汉地。颈联将回来和去时对举,用逆挽手法,先接回归,“非甲帐”,指苏武归来时已经沧海桑田,所见之情景已然面目全非。“甲帐”,代表汉武帝时的一切。据《汉武故事》,汉武帝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错杂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苏武回归汉朝时,汉武帝早已逝去,“甲帐”也不复存在,给苏武一种世事变迁、恍如隔世的感慨,隐含着对武帝的追思。“丁年”,用以对“甲帐”,形成工对,指可以成为壮丁的年龄,即壮年。李陵《答苏武书》有“丁年奉使,皓首而归”句。苏武出使十九年归来,也已经不复当年。此联感慨岁月对人的消磨。尾联写汉武帝虽获知苏武尚在匈奴守节牧羊,却遗憾未能见到苏武归来,不能亲自接见自己的死节忠臣。“封侯印”,指汉宣帝赐苏武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之事。而苏武也没有见到自己忠心守候

的汉武帝,只能面对流水哭泣悼念。这两句,既写君臣互相的遗憾,也写苏武对汉武帝的忠心。全诗是对苏武忠心有节的赞美。这可能是因为晚唐国势衰颓,战争频仍,故而需要表彰民族气节,歌颂忠贞不屈,是心向故国的时代需要,也可能是温庭筠希望借此表达自己希望为唐王朝建立苏武功业的忠心。

唐人驿路诗歌边域书写中谈及功业的诗歌,最能代表唐人的青春气息。文人心目中的边域建功,最能激起他们对事功的积极追求,以及报效国家的激情。在这一类的边域书写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卫青、霍去病、窦宪、班超、苏武、傅介子等功业卓著、不辱使命的历史人物的赞美,而且大多是以汉代的著名人物为摹写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表达对英勇无畏、奋勇建功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崇仰,激励自己或友人成为仁人志士中的一员。记述的激情美、抒情的激情美、议论的激情美,使得这一类诗歌拥有无比动人的艺术魅力。

## 二、沉潜史事引发的家国反思

知古鉴今,以史资政,是我们国家重视历史的重要原因,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sup>[5]</sup>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重视历史,以至唐代薛元超即使贵为宰相,尚以未曾参加修撰国史而遗憾,这也是唐代文人重视历史和历史遗迹的社会大环境所决定的。历史遗迹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往往与国家的发展史密切相关;同时历史遗迹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容易引发亲历者在对往昔历史的审视中思索当今社会的问题,在与往昔历史的对比中获得对当今社会的认知。这一点在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中一样重要。所不同的是,驿路诗歌的边域书写中所涉及的史事,一定与边域有关。

一是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丰富多彩、曲折复杂,既有胜利的骄傲,也有失败的狼狈,这在边域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富赡绚丽的边域史,特别能触动诗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他们以重新审视的目光打量曾经的边域,对过往历史重新思索,探寻其价值。诗人

们在幻想历史可能的另一种样貌中,重新编织历史,寻找有价值的经验或教训。如高适的《登百丈峰二首》其一:

朝登百丈峰,遥望燕支道。汉垒青冥间,胡天白如扫。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寒山徒草草。惟见鸿雁飞,令人伤怀抱。<sup>[2]250</sup>

这是一首感慨英雄壮志难酬的诗作。百丈峰,在今甘肃武威。燕支道,是通往边塞之路。这一带在汉唐人心目中已属边域,是征战将军可以建功立业的地方。霍去病征讨匈奴,一路凯歌,节节获胜,堪称神勇。他17岁时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冠军侯”;19岁时指挥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匈奴近10万人,直取祁连山,打通河西走廊;21岁与卫青各率5万人参加漠北之战,歼敌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兵锋直抵北海(今贝加尔湖),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霍去病深得汉武帝器重,甚至获得了与大将军卫青同掌军政大权的地位。这就是“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的丰富内涵。霍去病当年的雄心壮志就是打败匈奴,其发出“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但霍去病未及完成壮业便英年早逝,年仅24岁,汉武帝也因此停止了对匈奴的征讨。这是“匈奴终不灭”的含义。而高适所在时代,去大汉已近千年,而当年霍去病没有完成的壮业,如今依然没有完成,诗人既替霍去病深感遗憾,也为国家至今仍然时时深陷匈奴骚扰的困境而伤痛。那么,这连年的征讨又价值何在?唯有“令人伤怀抱”而已。又如周存的《西戎献马》,描写驿路上所见西戎献马的情况:

天马从东道,皇威被远戎。来参八骏列,不假贰师功。影别流沙路,嘶流上苑风。望云时蹀足,向月每争雄。禀异才难状,标奇志岂同。驱驰如见许,千里一朝通。<sup>[3]3289</sup>

诗写西戎献天马,展示的是皇朝的天威。这些来自西域的宝马良驹,似乎也有人的感情,影子与西域告别,嘶鸣却向天朝方向,似乎既有对故乡的留恋,又有对唐朝的向往。“贰师”两字,使人忆起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为了夺取汗血宝马的史事;前面加“不假”二字,可见唐朝的西戎献马不是来自征伐,而是来自友好交往。这

体现了唐朝与汉朝对外交往方式的根本不同,由此引发人们对汉朝征伐西域的反思。

沈彬的《塞下三首》之三也表达了对汉武帝四处征伐的质疑:

月冷榆关过雁行,将军寒笛老思乡。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戍角就沙催落日,阴云分磧护飞霜。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sup>[3]8455-8456</sup>

沈彬在这首诗首联就写到将军思乡,可见对将军常年征战的深切同情;颌联写贰师将军李广利不得回归中原,李广因征战中的矛盾自刎疆场的人生悲剧;颈联渲染边域寂寞荒凉的氛围;尾联则对汉武帝轻视经营中原,将心思放在边域征讨上的价值取向表示怀疑。“闲夺”两字是全诗诗眼。由于汉武帝时期在征讨四方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使得中国的版图得到扩张,历来史书对汉武帝的功业肯定者居多,但沈彬的“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既是对汉武帝内地政策的否定,也是对汉武帝时期征讨四方的价值取向的否定。“闲”字见出了汉武帝边域政策在军事上无事找事的特点,“夺”点出了侵略的性质,“草木荒”则把所有穷兵黩武的无价值、无意义描写出来。联系到《史记》记载的汉武帝后期汉朝国库空虚、城池荒废的情形,沈彬的质疑还是很有道理的。

李益的《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则是与沈彬《塞下三首》之三的思想完全相反,李益表达的是面对边城烽火应该勇敢出战,而不应该用所谓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敷衍苟且。《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首句“边城已在虏城中”,可见形势危急,敌虏已经将边城包围;次句“烽火南飞入汉宫”写烽火传递进京,进一步渲染战况紧急;第三句笔锋一转,说“汉庭议事先黄老”,可见面对紧急战况,唐王朝统治阶层并没有迅速作出决断,紧急调遣兵力支援边疆,反而像汉朝那样讲“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尾句“麟阁何人定战功”以责问的方式说明无人能定战功,即朝中无人能成为守护边土的英雄。后两句,让人明确感受到李益对朝廷决策的极端不满。诗人沉潜史事,认为汉朝初建时百废待兴,需要“先黄老”来处理烂摊子,休养生息,但现如今唐朝怎么能倒回去用那样的态度

面对外患？

二是借历史反思所处时代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发生勾连，一般有两个层面，即借史抒怀和借史思今。这里主要谈借史思今，通过咏史怀古之作思考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以期产生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借史思今最成功的诗人当数陈子昂。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本欲有所作为，但所提建议不被采纳，令其失望至极。至蓟丘，有诸多古迹，皆与贤主、贤才有关，皆为人生有作为者，令诗人感慨万千，诗人写下了一组怀古诗，以抒发贤主不见、生不逢时的感慨。以《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的两首为例，其一《轩辕台》：

北登蓟丘望，求古轩辕台。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sup>[1]22</sup>

其二《燕昭王》：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sup>[1]22</sup>

诗序云“丁酉岁”，即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此年陈子昂奉命随武攸宜出征。但武攸宜嫉贤妒能，不给陈子昂发挥才能的机会，故而行军至蓟丘一带，看到轩辕黄帝和燕昭王的遗迹，陈子昂感慨万千。陈子昂对他们治理国家的功业羡慕不已，并思考着当前的现实情况。第一首咏怀古迹的对象是轩辕黄帝，中华民族的始祖，他知人善任，打败蚩尤，应龙是轩辕黄帝时期的人才。广成子也是黄帝时期的人才，传说黄帝曾经向他问道。轩辕黄帝礼贤下士、不耻下问，多方招揽人才，才得以成就伟业，这是黄帝的成功之处。诗人想到当下，“应龙”式的人才不被看见，“广成子”式的人才也在白云深处无人问津。第二首描写的是燕昭王事迹，并没有叙述燕昭王怎样求贤若渴，怎样筑黄金台拜郭隗，怎样吸引无数贤才，因为这些世人皆知。但望黄金台所见，没有黄金台，只有乔木而已。诗人借燕昭王招贤遗迹的败落暗示了燕昭王招贤遗风的沦落。诗人为了强化这一点，又用“昭王安在哉”的反问表达强烈的悲怆之情。最后归结于“霸图怅已矣”，见出心中对王朝霸业的失望。两首诗所隐含的意思是：有所成就

的英主，都是广招天下贤士、不耻下问之人，若不能做到这些，又何来英雄霸业？而在陈子昂写作这些诗歌的时候，正值武则天执政时期，彼时的唐王朝边域管理并不乐观，东北部边域的安东都护府几近失控，西北部边域也是困难重重，联系陈子昂《感遇》其三中的“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sup>[1]3</sup>，以及《感遇》其三十七中的“塞垣兴名将，亭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sup>[1]12-13</sup>等诗句，陈子昂其实更关注国家目前的状况，咏史不是单纯咏史，而是思考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

高适也是关注国家之人，他使用边域史事往往关联国家，如其杂曲歌辞《蓟门五首》其三：

蓟门逢古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sup>[2]33</sup>

这首诗是高适北上蓟门时的作品，诗歌首句“蓟门逢古老”点明是在路途上访问故老时获知的信息。故老感慨自己孤苦伶仃，头鬓如雪，可见征战之久。征战久却劳而无功，即“勋庸”，原因何在？思考的结果是，在当时的边塞没有像霍去病这样能征惯战、敢打能胜的将军。这正是盛唐中后期边防的问题——府兵制败坏，参战年限无法遵守制度，缺乏有能力的将领守护边疆，导致唐代边塞问题频出。这与高适《燕歌行》中思念李将军的用意如出一辙，是为国家的边患问题而焦虑。

边塞诗人王昌龄也常借史事思考边域现实，如《塞下曲四首》其四：

边头何惨惨，已葬霍将军。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闻。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sup>[3]1421</sup>

这是一首写实的作品。诗中的霍将军代指像霍去病一样能征惯战的将军。霍去病屡战屡胜并得到了自己应该得到的功勋名声，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名冠天下，但王昌龄描写的这位征战将军，虽然“燕南代北闻”，也赢得了部下的欣赏，但是，其所获得的待遇却远逊霍将军，其部属功勋虽多却不仅得不到赏赐，反而被黜落，将军所属军队也很快被分散，甚至被派遣到更艰苦的地方去戍守，就像被发配一般。这首诗，透露了唐朝统治者对待边防将领存在的问题：有

功不赏,英雄业绩被埋没,致使参战将士流血又流泪。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严重打击了参战将士的积极性,最终导致他们对朝廷失去信心。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朝统治者和边防将士之间的深刻矛盾,暴露了统治者对有功将士不仅不知优恤,反而伤害英雄的恶劣做法,揭示了唐王朝边防的问题。诗人将霍去病的待遇与当时将军的结局进行对比,反思汉武帝时期边防强大,而唐王朝却问题重重的原因。

又如晚唐时期“上交不谄,下交不读”的胡曾,是唐朝咏史诗人中的翘楚,一生留有150首咏史诗,皆是托古讽今,意存劝诫之作,如其边游咏史之作《黄金台》:

北乘羸马到燕然,此地何人复礼贤。

若问昭王无处所,黄金台上草连天。<sup>[3]7420</sup>

边游的诗人乘着“羸马”到燕地,却再也不见礼贤下士之人。一句“何人复礼贤”的责问,充满了失望,也表达了对现实的否定。“礼贤”二字,勾起了读者对历史上燕昭王拜郭隗为相,以吸引人才的礼贤往事的回忆,并在诗人的责问中形成今昔之间鲜明的对比。三、四两句,引出史事所关涉的人物和地点,在似有实无的“草连天”中展示了古人被忘记的情状,折射出燕昭王与黄金台故事在唐朝的没落。此诗与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之二《燕昭王》异曲同工,都是透过衰草乔木遮盖昭王遗迹,表达对现实中不重视贤才的强烈不满。

### 三、面对失意产生的怨愤感伤

这里所说的失意者,是指不想去边域而不得不走向边域或在走向边域后生活被完全逆转的人。历史上因不得已的原因到达或经过边域、生活被完全逆转且内心忍受巨大痛苦的人中,有和亲公主,如刘细君、王昭君等;也有谋事不成的失意者,如燕太子丹、荆轲等;还有因边战失利、投降敌国等成为人们讽刺对象的,如李广利、李陵等。这些人经历的痛苦各有不同,触发诗歌情绪的点也不尽相同。唐代走向边域的文人,并不都是带着建功立业的激情,有些文人可能本身就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当他们面对边域失意的历史人物时,最容易触及他们的痛点,

引发共鸣,产生无尽的怨愤和感伤。

和亲公主远嫁番邦,并不都是出自内心的意愿,她们或肩负家国命运,或被时代的悲剧裹挟,离根弃本,命如飘蓬,未来不可知,如刘细君、王昭君、蔡文姬等。这一类人的边域经行之地,往往是入幕、从军、边游、贬谪文人的经行之地,不仅能够触发诗人们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和感慨万千,也能调动诗人们对悲剧人生的悲悯同情。如陈子昂的《居延海树闻莺同作》诗写在居延海行军途中,表达的是才子沦落的郁郁情怀:

边池无芳树,莺声忽听新。间关如有意,愁绝若怀人。明妃失汉宠,蔡女没胡尘。坐闻应落泪,况忆故园春。<sup>[1]28</sup>

此诗是借史抒怀之作。在大片沙漠里的居延海听到莺声,本应是新鲜、奇特、有趣的感受,但诗人却感到“愁绝”,并由此引出了汉朝的王昭君和蔡文姬,而这二人都是身陷胡地的悲剧人物,人生失意,思乡情切。诗人此时出使西域,身在异乡,由此触发了无尽的思乡之情,于是借明妃的入胡不得归和文姬沦落时的思乡情映照自己的心境,表达远离故乡的无限忧愁。

李敬方的《太和公主还宫》借蔡琰和王昭君的悲剧,为太和公主远嫁归来后的物是人非而感慨万千:

二纪烟尘外,凄凉转战归。胡笳悲蔡琰,汉使泣明妃。金殿更戎幄,青祛换毳衣。登车随伴仗,谒庙入中闱。汤沐疏封在,关山故梦非。笑看鸿北向,休咏鹤南飞。宫髻怜新样,庭柯想旧围。生还侍儿少,熟识内家稀。凤去楼扃夜,鸾孤匣掩辉。应怜禁园柳,相见倍依依。<sup>[3]5776</sup>

这是一首驿路迎接之作,写现实中的太和公主还宫,虽是喜事,却隐含太和公主无数的人生凄凉。太和公主远嫁回纥,以“烟尘外”“凄凉归”概括了她人生的不幸。她的人生,一如蔡琰和王昭君,蔡琰的胡笳曲中传递的是悲伤的情感,王昭君面对汉朝使者落下的是伤心的泪水。虽然她们都是所嫁之地的王妃、阏氏,但远离故土和亲人,独自一人在陌生的环境生活,未必是件幸事。太和公主虽然返回了唐朝,但一切也已物是人非,最美好的岁月已经毁于风沙弥漫

之所。

人生在世都期望有所作为,希望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美名),但人生不得意者十之八九,故而失意人更理解失意人,更同情失意人。胡曾的咏史诗《易水》触动的是自己谋事不成的伤感:

一旦秦皇马角生,燕丹归北送荆卿。

行人欲识无穷恨,听取东流易水声。<sup>[3]7421</sup>

诗人边游经过易水,面对荆轲和燕太子丹的遗迹而发出无限同情和感慨。在胡曾看来,“乌头白,马生角”原本是秦始皇不准燕太子丹返回燕国的一个假想情景,但燕太子丹竟然逃了出去,所以才有“一旦秦皇马角生”,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实现了,燕太子丹终于有机会“送荆卿”入秦,为自己报仇,这几乎可以说是要实现报仇的目标了。可最终的结果却是荆卿死、丹被杀。如此悲剧,留下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遗恨。易水声声,似乎都在诉说着千年的遗憾,感受着人生大仇难报的悲凉,而胡曾就在这东流的易水声中,听出了燕太子丹的无穷恨意。他的另一首咏史诗《李陵台》则表达了对李陵的同情:

北入单于万里疆,五千兵败滞穷荒。

英雄不伏蛮夷死,更筑高台望故乡。<sup>[3]7424</sup>

这首诗关涉李陵投降的历史事件。根据司马迁的记载,李陵带五千军队深入匈奴腹地,贰师将军李广利援兵不至,导致李陵弹尽粮绝,不得已投降匈奴。按照司马迁的理解,李陵投降,应该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欲得其当而报于汉”(司马迁语),即希望有机会反水归汉,为汉朝再立新功。汉武帝极端反感这种说法,不仅杀死了李陵全家,还对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施以宫刑。但司马迁对李陵投降的认识其实是得到很多人认可的,甚至《汉书》还记载了李陵最终投降匈奴的理由:“陵虽弩怯,令汉且贵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sup>[6]</sup>李陵作为“汉之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内心深处何曾愿意投降,但汉武帝闻听一位李姓将军投降匈奴,就把李陵的家人全部杀光,无疑太过残忍,是汉武帝的刻薄寡恩导致了李陵投降的结果,所以胡曾说“英雄不伏蛮夷死”。“英雄”是对李陵的认同,不把李陵作为屈

膝变节的投降者看待,这与传统观点相左;“不伏”,是“不甘俯首”“不服气”之意,内含着对客死异乡的不认同。这是胡曾替李陵鸣冤,为李陵打抱不平。结句用李陵登高台望故乡的形象表达了李陵对回归汉朝的渴望,否定了世人对李陵投降叛国的审判,并对李陵“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绝望心情表达了深切的同情。虽然依笔者来看,李陵的投降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变节行为,都有损民族大义,有损个人人格,但实难将其视为投敌叛国之徒。

被贬逐的臣子,也是人生失意,从而成为失意者借以比喻的对象,如屈原、贾谊等。如沈佺期的《初达驩州》:

自昔闻铜柱,行来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犹隔道明天。雨露何时及,京华若个边。思君无限泪,堪作日南泉。<sup>[3]1038</sup>

“铜柱”是中国南部边疆的标志,这是使用东汉马援的典故。《东观汉记·马援传》记载:“援平交趾……于交趾铸铜马,奏曰:‘臣闻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如马。’”<sup>[7]</sup>《后汉书·马援传》在“峿南悉平”句下有李贤注引《广州记》:“(马)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sup>[4]839-840</sup>可知东汉大将马援征越成功后有立铜柱以示疆界之事。沈佺期说自己“昔闻铜柱”,但亲到方知其遥远。“一年”在唐人驿路行程概念里可以算是非常遥远的距离,而林邑还要“犹隔道明天”,真是远而又远了。故诗人心中获得比铜柱还要遥远的地域感知,传达的是被抛荒置远的伤感。说自己的思君之泪,都可以作日南(今越南中部,古林邑国所在地)的泉水了。这是以夸张的笔墨描写自己思君的伤感。

再如杜荀鹤的《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

罢却名场拟入秦,南行无罪似流人。纵经商岭非驰驿,须过长沙吊逐臣。舶载海奴镣捶耳,象驼蛮女彩缠身。如何待取丹青桂,别赴嘉招作上宾。<sup>[3]7957-7958</sup>

此诗是杜荀鹤在友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应朝廷征召去交趾作官时所作。交趾在唐人心目中是极其遥远的地方,即使做官,也有贬谪之感,故而杜荀鹤以同情的口吻说友人“南行无罪似流人”。由于是去做官,不是被贬,也不是驿卒驰驿,虽有行程限制,但也无需快马加鞭,可



以在想停留的地方稍作停留。因为有被贬的感觉,所以可以在长沙拜悼贾谊,体味逐臣的悲凉心境。这实际是诗人对友人的深切同情,故而在最后诗人还是希望有朝一日朋友能够丹霄折桂,成为京中被人敬重的人物。诗中的“须过长沙吊逐臣”即是引出历史上贾谊被贬的史事,比附友人到交趾为官之事,感慨友人人生的失落。

#### 四、藏于历史印迹的边域悲凉

与内地的物阜民丰、繁华热闹、和平安宁相比,边域的特点是地广人稀、山穷水恶、战争频仍。有些史事,在诗人的笔下提及,并不表达赞美、批评或同情之意,只是提及而已,它们只是诗人曾经经历的记录,是诗人对历史熟稔的再现;有些史事,只是证明唐代文人的游览对象也是注重拜访名胜古迹,似乎并没有渗入作者太多情感。但这些曾经的历史印迹因其所在地域的特点和诗人们在描写中所使用的词汇,往往隐隐透出边域的悲凉。如薛能的《逢友人边游回》:

游子新从绝塞回,自言曾上李陵台。

尊前语尽北风起,秋色萧条胡雁来。<sup>[3]6506</sup>

这首并不知名的诗歌其实写得非常好,在描写北地边塞的环境方面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诗中没有描写北地风光如何,只是写到朋友从边地归来,提及北地见闻,就把北地边塞寒冷、萧条的情形写尽,令人闻语色变。其中提到的历史遗迹李陵台,只是作为李陵事迹存在的标志,既没有对李陵万里出入匈奴的才华表示欣赏,也没有对李陵因全家被汉武帝杀害而不得已投降匈奴表示同情或感慨,李陵台的地名,只是对“绝塞”的具体化。如果一定要寻找它的情感色彩,可能就是作者对李陵的悲剧结局感到悲凉,毕竟李陵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再如胡曾的《交河塞下曲》:

交河冰薄日迟迟,汉将思家感别离。

塞北草生苏武泣,陇西云起李陵悲。晓侵雉堞乌先觉,春入关山雁独知。何处疲兵心最苦,夕阳楼上笛声时。<sup>[3]7418</sup>

这首诗写于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军中,是远在边塞征戍的将领思家情怀的反映。诗歌借苏

武在匈奴十九年日日思乡和李陵投降匈奴后感慨在汉之家已无、表达征戍之人对家乡的思念,并不对苏武、李陵事进行政治评判和道德解说,只是因为都在匈奴之地而引发的联想。又如唐彦谦的《蒲津河亭》:

宿雨清秋霁景澄,广亭高树向晨兴。

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避雨陵。孤棹夷犹期独往,曲阑愁绝每长凭。思乡怀古多伤别,况此哀吟意不胜。<sup>[3]7672</sup>

蒲津,指黄河古渡蒲类津,又称蒲坂津,在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地处西北、华北、中原交接处的山西省西部,是唐代通往北部和东北部边域的要道。诗歌引用博望侯张骞和周文王的史事。黄河是博望侯张骞曾经横渡的地方,山陵是周文王曾经避雨之处,张骞和周文王也曾经孤独愁苦,有过很多不如意事。诗人本欲表达思乡之情,但念及此,则给人一去不返的伤感,引发悲凉的情绪。

有些作品,也能勾起历史回忆,但只是涉史,表意并不明晰,或者作者之意比较难解,又或者并不需要进行过多解释,只要知道作者所涉历史事件就可以了,但依然有一种意绪悲凉的氛围。如张仲素《塞下曲五首》之五:

阴磧茫茫塞草肥,桔槔烽上暮云飞。

交河北望天连海,苏武曾将汉节归。<sup>[3]4138</sup>

诗歌前三句都是写驿路上所见的塞外景色,也点出了阴山、桔槔烽、交河等边域地名,并在前三句的描写中暗传出边塞之地苍茫无边,有无尽的茫然之感。这首诗,如果说有感情色彩,也就是结句的“苏武曾将汉节归”,应是点明这些地方都是爱国名臣苏武曾经经过的地方,苏武“曾将汉节归”,值得人们敬佩。但是否代表张仲素描写爱国名臣苏武经历的地方,就暗喻自己也是像苏武一样的人物,借苏武自况?这一点笔者有点困惑。

又如胡曾的咏史诗《黄河》: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sup>[3]7425</sup>

胡曾有一组咏史诗,都是诗人游历的见证,此诗是诗人边游至黄河所写。诗中的“博望”指博望侯张骞。张骞的史事很清晰,《史记》《汉书》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不需细解。张骞是一位通西域

的英雄,病逝于长安后,归葬故里汉中。可诗人为何说“博望沉埋不复旋”?为何又接一句“黄河依旧水茫然”?诗人似乎是在引领我们回忆历史上的英雄使者,在自然的长久和人生的短暂中感受史事一去不复返的伤感。

总而言之,驿路唐诗边域书写中的涉史诗歌,虽具有内地咏史诗的一般特质,借史言事、借史述怀,但同时由于其描写边域曾经的历史,而具有了与内地咏史诗不一样的内容和不一样的风格。边域的地理风貌、物候特点和曾经的历史人物,共同塑造了边域与内地不一样的文化气质,承载了不一样的文人寄托。“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的奉献精神 and 豪迈气质,“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的忧虑和怀疑,“胡笳悲蔡琰,汉使泣明妃”的同情和感伤,“塞北草生苏武泣,陇西云起李陵悲”的无奈和凄凉,这些边域历时性的曾经,都成为唐代诗人共时性的材料,使得唐代诗人能够将古代与今朝进行牵连,拉近了古今的距离,融合了古今的同质或异质的存在,展现出唐人面对边域史事的态度。开疆拓土的历史功业,能够为唐代

诗人传达他们所在时代的激情洋溢的人生理想;民族之间反反复复的争斗和边域斗争策略的失误,引发了诗人们对如何处理边域事务的反思;走向边域的各种失意人生难免激发诗人们怨愤和感伤的共情;即使表面看来感情色彩不浓的边域书写,也因其地理、历史的因素而缠绕上了萧瑟寒风的感觉。大唐王朝的边域地区,并没有因为遥远和偏僻而离开诗人的视野,反而因其承载的异质特色,成就了大唐诗坛的诸多辉煌篇章。

#### 参考文献

- [1]陈子昂.陈子昂集[M].徐鹏,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5]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3.
-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466.
- [7]刘珍,等.东观汉记[M].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430-431.

## The Blend of History and Reality in the Frontier Writings of Tang Dynasty's Postal Road Poems

Wu Shuling

**Abstract:** Many postal road poems in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frontier regions incorporate historical elements, blending history with reality. Unlike historical poems from the interior, these poems are influenced by the vastness of the land, unique mountains and waters, ethnic integration, and wars and raids that have marked the frontier's history. As a result, frontier postal road poems with historical themes present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hen integrated with reality: firstly, they express the pursuit of achievements in life within poems about frontier historical events. Secondly, they reflect on the national frontier strategies to ethnic exchanges within historical events. Thirdly, they express feelings of resentment and sadness in real life when encountering disappointed individuals or events in the frontier. Lastly, they subtly convey the loneliness and desolation in the frontier life through historical relics.

**Key words:** postal road poems in the Tang Dynasty; historical themes; integration with reality

[责任编辑/周舟]